羣鶯亂飛

文·湯衡　畫·家裕

我可以宜誓呢

黃昏，常恒忽到店裡來，頗出沈蕙意表，他對她道：

「電話中你說淡出鳥來，我想來買些東西。」

「不要不要。」沈蕙搖手道：「如果我們是上海人所謂『吃湯糰』，歡迎你來『補湯糰』，你現在要問朱小姐：今天來了幾個主顧？」

「也有六個。」朱瑛說：「都是一雙雙的來。」

「那我就不買。一同吃飯如何？」

「這個……」

「飯後即送你回去，八點半好不好？沈小姐。」

「你此刻到什麼地方去？」

「我有地方去，你還吃的地方吧！」

在女職員前與「老朋友」談這些，也是突破了，沈蕙即選了附近的潮州酒家，常恒馬上告辭。

八點四十五分，沈蕙履約，他們祇要了一小瓶白酒，祇爲沈蕙說不喝酒。樽前，他提到她一定有心事，她道：

「我沒有心事，絕對沒有。」

「其實，我們相處也不久了。」常恒說：「我希望在短時期內大家高興些。」

「每一個人心緒不是天天相同的。」

「有好有壞？」

「是的。」沈蕙點點頭。

「今天壞了？爲什麼呢？」

「我告訴你，你無權要求我對你什麼都公開，做父母的也無權要子女如此。」

「對！人總有隱私，我不能問你的隱私。」

此前，沈蕙感到常恒還有可取處，此刻沒有了。另一方面，她以爲自己對王大衛有些不公平呢。現在她考慮對常恒亦不再存錢的希望了。農曆年前，不要他半文，自己取過他的一百萬元生日禮，他不是白花的，自己讓他洩慾呢。她即對他如此說：

「我祇能告訴你一點。我今天情緒不好與你絕對無關，我可以宜誓呢！」

常恒不說什麼了。他們飯後在候電梯時，電梯中忽然出來了魯尼馬，他微微向沈蕙點頭，她還禮，心裡奇怪，他怎麼這時候來？她祇在她家樓下與常恒握別，登樓，知王大衛來過電話了。（九二）

風言蜂語

倫繆

歷來如此

新一屆立法局選舉開始提名。
居民又可聽到很多「好話」。

禁眞貨

犀牛皮將全面禁售。
冒牌貨則例外。

最爲重要

輕鐵擬展開大規模宣傳。
最重要還是做好安全。

鴛鴦世界

文：殷傑樓主　圖：風簫

九二：開啓原罈理應賠償

王友春從「別府」回到了東京，崔喜芬的身體之「美」，令他決定了前途，但對於小惠子的「處女交情」，他內心十二分慚愧，而且不是金錢可以賠償的，惠子有錢，十分有錢——她有東京汽車股票，和五所地產公寓，但她依然返工，作「酒女」。

「田子雲是最初介紹人，我必須找他才能解決！」他安定了崔喜芬：「我已將男女之事，全部告知了你，你等候」喜芬笑了一笑：「告訴你，我父親在東京的財力，可以左右每天股票的起落！」——「我明白。」

田子雲在王友春說明後，便坦然道：「我已說過，崔小姐對你，是女人愛情的成功，惠子當初是我介紹的，而且她除了返工賺錢，沒有對你一分不住！」

「你看怎麼辦好？」王友春拱手請求田子雲，他說：「賠償，是應該的。」

田子雲應允，打電話約惠子吃下午茶——「他回東京了，但沒回家，可對？」——「是呀，他香港的好友現住家中，爲什麼他不回家？幾時返東京的？」田子雲道：「昨天，他父母由香港來了，住在帝國酒店，他去陪伴他們，去了箱根，所以沒回家——但他拜託了我要我探問一件事情，那便是徐先生，他的朋友，已在追求你，而且很有成績？」惠子立刻明白，她同徐大德的最近發展，瞞不了田子雲。

「但是，田先生，你是最先介紹我送給你少東主王先生童貞的人，請原諒我直言，而且你的少東，對女人並不從一而終！」田子雲已知這話的重要性，小惠子是赤阪十二紅酒女之一，她有資格說這番話。

「好！惠子，我一切負責！你的意思，我完全照辦，請坦誠告知我。」惠子大笑，拍拍田子雲的肩頭道：「你以爲金錢賠償我可以答應嗎？田先生，你的汽車股票放出，收買的就是我！所以請不必談錢，請轉告貴少東王友春：我不會搬出現在的住宅——他的香港朋友徐先生，並沒有追求我，而且他已搬入了帝國大學研究員宿舍——青山文化會館。」

「啊！惠子，我錯了！你要這所住宅？」——「不算太多吧？田先生，我給了他原罈，啊，處女……！」

她用一種笑容看着田子雲，令他心跳。

田子雲估不到這女人如斯厲害。

三一：真的去了做舞女

逃妻　王方

「去做你個死人頭！」笑珍忍不住罵了一句。

高佬森說：「我說的可是實話。眞的，阿珍，如果朱紅粥眞的無法滿足你，與其你周圍找綠帽子給朱紅粥戴，不如索性去做舞女，甚至做應召女郎，這樣，你既可以找到快樂，又可以賺到錢花！」

自從這次幽會之後，笑珍還去找過高佬森兩次。最後一次，完事之後，躺在床上，笑珍問道：「森哥，我問你，你是不是去找過舞女與應召女郎呀？」

「你問這幹什麼？」

「我想知道，她們是怎麼做的呀？」

「哦，這還不容易，就像你現在這樣，願意跟人客上床，而且表現得快快樂樂，而不是愁眉苦臉，這樣你很快就會走紅，很快就會變成紅舞女的啦！」

高佬森只是跟笑珍開玩笑，不料她竟是認眞起來。過了幾天，就在朱洪去飲早茶度馬纜時，她拋下一子一女在家，帶了幾件衣服，以及家中所有現欵，悄悄走了。

以後，又由朱洪自己去洋服店交貨，取料。駱羣與高佬森問起笑珍，朱洪只說她沒空前來。

有一晚，高佬森去一間日式夜總會，叫了一位小姐坐枱，她竟然就是笑珍。（完）

九二：陽台搖搖欲墜

風雨廣播道　陳浩泉

「我並不要求不同朝代的戲就要重新搭一個街景，但有必要改就得改呀！而且，藥店和有陽台的房子全是劇情需要的，沒有這樣的佈景，怎樣拍戲呢？」李大川眞有點火了。

「那好吧，你說要怎樣改？」洪主管無可奈何地問。

「把街道改成有清代的特色，當然，最重要的是要有藥店及有陽台的房子。」李大川說，「這場戲明天要開始拍，希望你們趕趕工。」

「好吧，我們盡量趕。」洪主管接着又說：「有一點我可得先聲明，公司用在這個戲的佈景費雖然多一點，但也並不是十分充裕的，你們還有幾場雷雨、大火的大場面，要花不少錢的，改街景我只能夠盡力而爲，而不可能做到盡善盡美。」

「你盡量把它改好吧！不過，小處可以馬虎點，大處卻一定要改，在鏡頭前瞞不過觀衆的眼睛，別把他們當白痴。」李大川說。

洪主管默不再作聲，低頭做他的事。

李大川知道，再說什麼也沒用了。

翌日上午，李大川一早就趕回電視台，而且直上天台去查看街道佈景。

佈景算是改了，藥店有了，但遠未符李大川的要求。藥店門口掛上新招牌外，店中的一切都改得很少，明顯地看得出，這原本是一家酒莊。

李大川見到旁邊還有兩個工人在修修補補，立即拉住他們再改了幾個地方，這樣算是馬馬虎虎地可以過關了。

然後，他再走上那座有陽台的小樓房去察看。

陽台是臨時加搭出去的，李大川小心翼翼地走上去後，立即有搖搖欲墜的感覺，拍戲時如果多兩個人上去，肯定會塌下去。

城市之光

孝道難存（十六）

匡成

醫生、護士也來了，勸了很久，他才不叫嚷。

醫生、護士及阿嬸，打點過去便離去了。

半小時後，鄰床一老人大聲叫救命，各人趕到時，伍其昌扶持落地，目露兇光，用保暖杯打鄰床老人，那老人滾跌在床的另一邊叫救命。

各人來到，把伍其昌分開了，那老人幸而閃避得快，因而沒有受傷，而伍其昌被按回到床上，仍要起來，阿嬸說他不良於行，恐他跌死，他總是不聽。

結果，權宜之計，用鐵鍊將他鎖住了，才能使他安靜下來。

睡醒了後，他聽到鄰床老人說起了夜來之事，他表示自己一無所知，還向老人及其他人致歉，又要求各人，不要將夜來之事告知自己的兒子和媳婦。

然而，這些不自覺的神經質，一次又一次的在晚上發生，每次都是被鎖上鐵鍊，然後及時制止，才不致發生嚴重事故。

神經質勃發時，他自己失去了控制的，但第二天，回復正常時，又向各方面道歉。

安老院中人爲了保障他的安全，也爲了保障別人安全，說服了他，夜來上鎖，不許他隨便活動，而他也甘願如此。

兒子聽了，自然無話可說。（完）

港外桃源

辛海

三〇〇：鑽進另一世界

快艇，簡直是在霧海停下來。現在，在這新春第一時間的海洋，只有這兩個來自兩個不同世界的人的世界了。慧清已不辨東南西北，

快艇隨海浪蕩漾，兩個身體擁成一個。

很久很久，慧清從初戀境界的重溫裡醒覺過來，說：

「我們就在這裡渡過大除夕嗎？」

繼祖原沒有帶她回到神秘的蟠桃島的意思，畢竟，那地方是不爲外邊人開放。加上桃柳村，不，應該說是蟠桃島人對城市人的戒懼，他和他們都竭力在自己生活的地方，落下與城市疏離、隔膜的帷幕。他不想帶她回家。

可是，經過一段快艇奔馳的海途，經過不斷的交談，女強人拋掉架子，摘下面譜，掏出自己的心事，坦誠承認自己對現代事業的追求，他的胸懷却還容得下她，這初戀情人。

倒樂意悄悄爲她開一扇後門，讓她閃進那小島去，在家裡，跟她重溫一兩天初戀的夢，如果她願意的話。

「你想怎樣？」他試探着問。

「難得遇見升天的仙子，當然想去看看仙境，如你方便！」她說。

「但我有個要求，白天，你躲在我家，不讓村人看見。」

「樂意。」她說，忽然記起什麼來一般，問：「姨丈姨媽呢？」

「不在人間了！」

「啊，就只有你一個寡佬嗎？」

「只有我一個。」

「獨個兒在神秘島生活，你怎樣打發呀？」她有七分感慨，三分同情。

「把我的精神智慧用來爲島人謀幸福！」

「等你到達蟠桃島，便曉得繼祖十多年的成績，不比你建一個西餅麵包王國差！」

「倒要看看了！」

快艇開始高速飛航。反正有夜霧，茫茫海洋在眼前，女強人不辨方向，也免用遮眼的布帶。當快艇鑽進山洞岩石入口處，慧清就彷如鑽進另一個世界裡去……

諜影蘇美

亞尼東

九二：偵倖未被識破

「需要和『和平二號』通話嗎？」伊蓮娜問，望望史密夫，「他就在我們身邊，喲，他在微笑着呢。」

史密夫一聽，心中不免有點緊張，自己雖然能說流利的俄語，但口音不同，一說話可能會被對方識破的。

「你的提議很好，」科西金馬上答，「我們還未謀面，喲，聽聽他的聲音，交個朋友也不錯的。」

史密夫暗捏一把汗，原來『和平二號』和這位中校上司還未謀過面的，也即是說，自己不怕被識破了。

接過伊蓮娜遞來的話筒，史密夫朗聲用俄語說：「您好，尊敬的科西金中校同志，能認識您是我的榮幸。」

到底是諜報員，史密夫對俄國人的語言習慣十分熟悉，運用自如。

「不必客氣，不必客氣，」科西金說，「你的任務完成得十分出色，我祝賀你。在CIA處你辛苦了，扮演反間諜的角色可不容易，喲，好兄弟，我們考慮你的處境，不久將你調回祖國，該和妻兒團聚了。」

「謝謝中校同志的關心，只要工作需要，祖國的召喚，我是全心全意奔赴崗位的。」史密夫朗聲答。對於北極熊的「黨八股」，他也熟悉，同樣運用自如的。

「很好，很好，回國後，勳章在等着你呢。」中校說。

文囉嗦

現代江湖錄之九　田長歌

九二：興過火屎

甩毛飛曰：「你講乜話？矮仔，講多句。」

花柳培曰：「兩位唔好興，好傷身㗎，應該心平氣和，我話請兩位來做工，係因爲兩位可以惹甲甴返來，唔使去捉來食，道理十分簡單者。」

九屎龍曰：「你好九屎，好嘢！」

花柳培曰：「咁我係幾好嘢㗎，日日食十幾隻甲甴，所以頭腦清明，兩位身上有冇甲甴？吓，有冇？」

九屎龍面色大變，曰：「你鞠膠綫嘅！」

花柳培曰：「冇，我未做過鞠膠綫，一向打酒吧工。」

甩毛飛兩個冇符，心有屎，因爲袋中尚有一隻甲甴，如果對方發難，拉入巷打幾槌搜身，都幾大劑，入冊有之。

甩毛飛曰：「佢家剷，衞生帮咁耐都唔來，阿龍，我送你入醫院洗胃！」

花柳培知兩條友想散水，乃曰：「然也，何以衞生帮咁耐未到呢？不如我送這位大佬去洗胃。」

九屎龍曰：「挑，使乜你送！」

花柳培曰：「不然，我哋要負責者也，既然兩位要告我哋，冇辦法喇！」

九屎龍曰：「吊你老味，証據已經畀你毀滅，告乜呀？」

花柳培曰：「不然，你一樣可以告，亦可能我會多一條毀滅証據罪名也。」

甩毛飛曰：「矮仔，你好嘢，你叫乜名？」

花柳培曰：「小弟叫阿培，人稱花柳培的正是本人。」

九屎龍曰：「花柳培，我會記住你。」

甩毛飛曰：「阿龍，我哋散水！」

花柳培曰：「千祈唔好走，衞生帮來到我點交代？」

九屎龍曰：「話知你，花柳培，我興過火屎，唔好辣着我。」

花柳培曰：「係咁冇法喇！」

甩毛飛與九屎龍，大搖大擺行出酒廊，呢兩條友，不識速戰速決，一味磨，咁就領了嘢。

天涯俠客無及刀

文：嶋木翔楚　圖：秋鳳

廿三：反敗爲勝

釣叟道：「齊兄之言同意之至，問題是如何靠自己逃出生天！」

齊雲高道：「死馬也得當活馬醫，咱們也來找一找！不過，大家須得小心，隨時可能還有機關設置發動！」話音未落，地下又出現活板，釣叟、樵夫、信水君和陸翔都跌了下去，唯獨齊雲高因靠近邊緣，身子懸空時，尚可以掌搭住地板！話雖如此，他反應之快，亦高出同儕！

齊雲高輕吸一口氣，身子向上升起，忽然又頓住，喚道：「諸位快躍上來！」

陸翔道：「齊兄先上去！咱們陸續而來。」

齊雲高道：「萬一齊某翻上去，活板便合上。那又如何？」話剛說畢，活板果然合上，可是因爲齊雲高下半身在「地洞」內，因此只夾住他雙腿，沒法合縫。活板越收越緊，齊雲高須運功抵禦，急道：「還不快上來！」

信水君忙道：「陸兄快上！」陸翔輕輕躍起，雙掌握住齊雲高的足踝，慢慢攀爬上去，且空出一臂，用力推開一扇活板，艱辛地鑽了上去。

齊雲高雙臂要承受兩個人的重量，又要抵禦活板合縫之力，不敢開腔。此刻石壁上又傳來「嘎嘎」敲打聲，只是無法騰出來回覆。

陸翔剛上地面，樵夫便隨之躍上去，依樣畫葫蘆，陸翔坐在地洞的另一端，垂下雙腿，用力撐開活板來，好讓樵夫順利爬上來。樵夫脫險之後，才輪到釣叟，信水君押後。待得他們四個都上來，齊雲高雙臂方猛地用力一撐，借力跳上去。

「啪！」活板又合上，若非仔細觀察，難以發覺異狀，齊雲高邊拭汗邊道：「陸兄快回音給他們。」

陸翔連忙用劍敲打，可是過了好一陣，未見回音，驚道：「莫非他們也有了同樣的遭遇？」

樵夫道：「不奇怪，若非齊兄反應快，咱們都墮在下面了！」（六七四）

彪形大漢力度較量

日本相撲

源起宗教儀式已有千年歷史

形成嚴格程序競賽緊張刺激

體壇縱橫

馬敏思先生：

日本的相撲起源很早，幾乎和日本國具有同樣悠久的歷史。根據記載，早在一千多年前，日本民族就有了相撲這種競技。當時的相撲，是隨着宗教舞蹈進行的，並且有鼓聲互相配合，成爲一種宗教儀式，用來頌揚神，希望神賜給人民五穀豐登。當時的相撲，主要是一種「力量的比賽」，可以用毆打、踢、晁等形式來制服對方。從公元一一七四年起，相撲成爲武士鍛煉身心的一種活動，進入「武技相撲」階段。開始講究相撲的技巧，有了競賽規則，出現了「土俵」（四週不圍繩索的比賽台），形成了現代日本相撲的基礎。

今天，日本的相撲有一個很嚴格的程序。相撲比賽開始前，賽手要舉行「熱身儀式」。相撲手身着華麗的絲質儀典圍裙，裙上綉有自己的名字和表示幸運的標記，他們進入「土俵」後，脫下圍裙，互相敬禮，進行儀式，然後赤身露體，只紮一條圍腰，在「土俵」上用水漱口，表示清潔靈魂。接着，雙方用脚大力踏響地板，發出「卟卟」聲音，表示驅逐魔鬼。隨之，雙方舉起雙手，掌心向外，表示沒有携帶或隱藏任何的武器。最後，他們向四輕灑鹽，又清潔擂台，避免受傷。

做完這些後，相撲手便蹲下身子，怒目相視，手握拳頭，撑於地面，以支持肥重的身子，做出要出擊的樣子。一會兒，相撲手各自退回擂台的一角，又灑下更多的鹽。他們經過五六次的衝擊的假動作後，才正式交鋒。

一般的相撲手身重都在三百磅以上，他們互相衝擊，發出巨大的響聲，像兩隻兇猛的犀牛相鬥。最後，誰能把對手逼出比賽圈外，或使對手身體的任何一部份（脚除外）觸及地面，誰就是勝利者。相撲手個個肥胖驚人，且食量也大得驚人。有一位大賽冠軍曾經一餐食了七十二碗麵，另一位吃了卅六份午餐。

相撲比賽的裁判也很有意思，穿寬袍、戴方帽，手拿禮扇，一身古代裝扮。裁判員亦分有等級，可以從寬袍的貫重、帽子的顏色以及扇子的流蘇去分辨。

比賽場館的佈置也別具一格，週圍掛着古香古色的紅燈籠，燈光微弱，加上服務人員的古裝打扮，使觀衆感到離開現實很遠，返回到古久的年代。

比賽結束後，由主持人舉行授弓儀式，把弓授給得勝者。（古月、新八九八七〇）

科學家實驗證明 向日葵名不副實

花草樹木

魯新遠先生：

向日葵是一種常見的植物，它長得很高，一般都超過八呎，一根很粗的莖，直徑約三公分以上，圓形的葉子，直徑有一呎半至二呎，每株生有五、六片。最有趣的還是它的花，這是植物的主要部份。花生在頂端，一般只有一朵，但也有兩朵以上的例外，不過以一朵爲好，那時它會長得很大、很豐滿、很嬌艷，最後結的籽也會多、很肥、很好吃。

不過，問題却是在這種花的名字「向日葵」，這個名字的來源可是因爲這種花永遠向着太陽，只要是晴天，那花朵就跟着太陽轉，以便永遠朝太陽。眞的這樣嗎？從表面上看，確實如此，從科學實驗上來講就不是這樣了。

一位植物學家做了這樣一個實驗：用隔熱的透明塑料將向日葵罩住，在晴天裡，任太陽由東方升起，轉到西方落下，向日葵絲毫不動；再將向日葵置於溫室，用人造日光向其照射，它也毫無反應。最後將葵花放在沒有任何光源的暗室中，用一個發熱器在它週圍極其緩慢地移動，這時就發現葵花却向着溫度傳來的方向移動。由此可見，向日葵並非眞向陽，而是向暖，所以應該叫它做向暖花。它之所以喜歡朝着太陽，正是因爲太陽發熱，並非天生向陽。

要說向陽花，確實有一種，眞正向陽，而不是向暖。此花叫松葉牡丹。牡丹有許多種，這是其中之一。

此花形態別緻，有花無花柄；有葉，但不呈片狀，而是長着一種奇怪的舌形棒狀葉子。其花瑰麗、多彩，有紅、黃、紫、白等多種顏色。這種花不少見，但是很少人知道它的名字。此種花確實無陽不開，有陽必開，所以太陽一出，所有花朵同時開放；太陽一落，同時收縮。第二天，另一批花蕾還是這樣。如果是陰雨天，無論花蕾怎樣成熟，也不會開放。但是即使偶然有陽光破雲而出，花蕾即刻綻開，花朵十分鮮艷；當太陽又被雲遮住時，花朵馬上收縮。所以說松葉牡丹是向陽花才算名副其實。（漢榮、新八九八六一）

牙病患者乘搭飛機 易引發氣壓性牙痛

憑情辨症

通天晚先生：

家叔經常要乘飛機於倫敦和本港之間，常常引起牙痛。他說出來有坐飛機經驗的人不相信，甚至認爲過甚其詞。請問先生，原因何在？　梁保齡

梁保齡先生：

乘飛機可能引起牙痛並不是什麼聳人聽聞的海外奇談。某些飛行員或乘飛機旅行的人，因在高空中受到大氣壓力的改變，可以引起牙痛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稱爲「航空性牙痛」，最近則稱之爲「氣壓性牙痛」，它是一種因爲氣壓改變引起的一種牙髓疾病。

國外有人做了一個「模擬飛行」實驗，當一名空軍士兵，在金屬減壓艙中，「上升」到一萬二千英呎時，突然發生上頷的急性牙痛，而不得不「飛回地面」。經過醫生的檢查，原來右上頷有一顆牙齒，患有急性牙週炎所引起的牙週膿腫。還有人報告了在減壓艙中試驗的一萬二千人中，氣壓性牙病率爲百分之十六點三，且常發生在五千至一萬五千英尺高度。

乘飛機要引起牙痛，豈不是讓人們對坐飛機旅行「望而生畏」嗎？其實，並不是所有乘飛機的人都發生牙痛，一個沒有牙齒疾病（如齲齒、牙髓炎）及牙週疾病（如牙週炎、牙週膿腫）的人坐飛機時，是不會發生氣壓性牙痛的。產生氣壓性牙痛的牙齒，多是有輕度的牙髓病變而沒有自覺症狀的牙齒。這些牙齒，因爲牙髓有輕度的充血或上頷竇充血，或是剛剛做過牙病治療（如銀汞充填、根管充填），在平地上不會作痛，但當遇到氣壓改變時，就要產生明顯的疼痛。

近十餘年來，高壓氣艙已被廣泛應用於醫療事業中，許多種疾病，如慢性骨髓炎、氣性壞疽、燒傷、中風、深部感染、血栓閉塞性脈管炎、心血管疾病等，用它來治療，取得了顯著效果。但在高壓氣艙治療中，由於減壓，也可引起氣壓性牙痛。

如果有緊急飛行任務，又需治療牙病時，要告訴牙科醫生，在治療中，採用避免對牙髓刺激的藥物和方法，以便預防氣壓性牙痛的發生。（唐寧、新八九八六九）

樂韻悠揚

「蘭陵王入陣曲」

自日本回歸祖國

王乃通先生：

「蘭陵王入陣曲」，是我國南北朝時期，北齊創作而演奏的一支名曲，在我國早已失傳。一九八六年邯鄲地區文化局馬忠理在日本專家的協助下，從日本唐招提寺找到了「蘭陵王入陣曲」，並將錄音及有關日本人演唱曲子的舞蹈照片帶回來，使遠離祖國一千餘年的「蘭陵王入陣曲」回到了娘家。

蘭陵王，姓高名肅，字長恭，渤海修人，是北齊神武皇帝高歡的孫子。此人英勇善戰，出戰常戴一假面具，以威嚇敵人。一次皇帝被周軍圍困金墉城下，好多人去救，都沒有解圍。後來蘭陵王率五百騎入敵陣，將皇帝救回，立下了戰功，當時許多文人歌手作詞吟歌稱讚，「蘭陵王入陣曲」此時便產生。

該曲在唐朝時廣泛流傳，後有沙門佛哲傳到日本，被唐招提寺收藏至今。此曲深受日本人民喜歡，每逢大的節日，如賽馬慶賀，天皇登基，都演奏此曲，後來被春日大社作爲樂舞的首曲進行演唱。「蘭陵王入陣曲」重返故土，爲研究我國北齊史，以及音樂、舞蹈、樂器等增添了可靠的史料。（宏達、新八九八六六）

街坊服務

通天曉

醫理淺釋

太陽曝曬易引發皮膚病 必須採取適當預防措施

通天曉先生：

最近由於天氣炎熱，我常到海灘去游泳曬太陽，除了皮膚晒黑了，背部還出現一個個水疱，難道陽光也會引起皮膚病嗎？　蘇鋭

蘇鋭先生：

陽光，是萬物生長的源泉，日光的撫育可增強皮膚的抵抗力，黝黑的皮膚更使人感到健康美，無怪許多人喜愛裸露自己，去接受陽光的撫愛。但夏日在水中游泳，在烈日下玩遊戲或勞作時，你可曾想到，日晒也可引起皮膚病。

一、光毒性皮炎。這種反應是光毒性反應所致，不是變態反應，大部份均可發生，第一次曝光即會發病。一般說來，急性光毒性反應的特點是紅斑、水腫，有時有水疱，隨後消退留下色素沉着和脫屑。反應極限於曝晒部位，日晒數分鐘至數小時開始，又數小時至數日後達到頂點。可自覺有灼痛，典型的如夏日常見的晒斑。慢性反應是在反複曝晒日光數年之後，發生肉眼可見的變化，包括皺摺、萎縮、色素沉着和色素減退斑而使人顯得老態。此外，還會有毛細血管擴張、黃色丘疹和斑塊、角化性角化症及皮膚癌。慢性損傷的皮膚很脆，可在輕微創傷後破裂，以後形成星形疤痕。皮膚血管也易於破裂而導致紫斑。

二、光變應性皮炎。這種皮炎由光譜波長爲三百二十至四百二十五毫米的光波引起，屬變態反應。只發生於少數具有特異性過敏性質的人。病者首次暴露於上述光綫要經五至二十天左右的潛伏期才發病，以後如重複用了光敏物質，很小量，曝光量也甚小，仍可在二十四小時內發病。皮疹表現似變態性接觸性皮炎，有邊界清楚的紅斑、丘疹、水疱、糜爛、滲液等。除曝光部位之外，重者可擴展到身體其他部位。有些有特殊的表現：

（一）日光性蕁麻疹：表現爲日晒幾分鐘後，局部先後出現痕癢感，隨後發生紅斑，後有紅暈的風團。通常一至四小時內消退。

（二）多形性日光疹：爲光照後數小時至四天，局部出現多形性皮疹，如丘疹、水疱、結節、斑塊，甚至有濕疹和廣泛的紅斑，幾種皮疹同時存在。

外源性化學品的光變態反應：一般有反複接觸光敏化學品（如化妝品、化學氣霧）過程，以後緩慢地發生上述從丘疹到濕疹性的皮疹。

日光（其實也包括一些人工光源）爲什麼會引起皮膚病呢？應當說，光感性皮膚病的發病機理比較複雜。一般地說，光照射是通過激發分子而起作用的，當一個分子吸收了特定波長的光綫後，就被激發而放出熱和熒光，或保持在激發狀態並與鄰近分子發生反應，釋出能量，造成有害的生物學反應。皮膚內有一些分子就可以被光能所激發，如蛋白質、核酸、固醇類等具有環狀結構和雙鍵的分子。所以，游泳、日光浴、旅遊及野外工作，應適當適光，不要肆情曝晒，以免損傷皮膚。誠然，發生光感性皮膚病畢竟少數。因爲皮膚本身對光綫有很好的保護作用，如角質層、皮脂、汗液等都能吸收或反射一定量的光綫；特別是黑色素，能吸收較多的紫外綫而不被激發起不良反應，保護人體免受光綫的傷害。正因如此，同樣暴露於日光，有色人種則比白人少患皮膚癌。

對各種光感性皮膚病應根據情況適當處理，最好請教皮膚科專科醫生。通常氯喹等抗瘧藥對光變應性皮炎有效；皮質激素對急性炎症反應有控制作用；抗組織胺藥物能抑制由光變應性引起的急性反應。局部可用百分之三硼酸水作冷濕敷，或外搽激素軟膏如膚輕鬆等。曾經患病的人最好是發現致病的光感物質後停用或隔離。避晒太陽和其他光綫照射則是最佳的選擇。（呂依山、新八九八七五）

探本尋源

帽子演變簡話

相傳原由頭巾轉化而來 不斷發展花樣百出

王小明先生：

帽子，古代稱冠、冕、弁、盔、笠、帢、幘巾、頭等，相傳是由擦汗、紮髮的頭巾演變而來。據南朝顧野王撰「玉篇」載：「巾、佩巾也，本以拭物，後人着之於頭。」明代李時珍在「本草綱目」中簡要論述：「古以尺布裹頭爲巾，後世以紗、羅、帛縫合，方者曰巾，圓者曰帽，加以漆曰冠。又束髮之帛曰帩，覆髮之巾曰幘，罩髮之絡曰網巾，近制也。」我國黃帝時代開始養蠶，紡織業有所發展，人們改用紗、羅、布帛束髮。至春秋戰國，即出現了「緇布巾」，又稱「薄紗冠」。漢武帝用巾束髮，羣臣紛紛相效，逐漸普及。至南北朝時，周武帝爲了武士用巾方便，把巾製成四角形的東西，一戴就成，十分方便，稱爲「幞頭」，這就是最早的帽子了。唐朝出現了軟脚幞頭、長脚幞頭、硬脚幞頭、展脚幞頭、交脚幞頭等多種形式，這不僅比春秋戰國時的薄紗冠使用方便，而且比紮頭髮的巾更實用，逐步發展成爲現在千奇百怪的帽子。

在古代，帽子不僅是日用品和裝飾品，而且是一種身份等級的標誌。據五代·聶崇義所撰「三禮圖」載：東漢制定的祭祀官服中規定：皇帝戴的是九寸高的通天冠；太子、諸侯戴的七寸高的遠游冠；司隸、儒生戴的是前七後三的進賢冠；衛士戴的却敵冠；武士戴的是鶡冠等等。齊朝規定：「宮內唯天子紗帽，臣下着絨帽。」而隋朝則把紗帽定爲文官用，並以帽上飾玉多少區別官階高低。對「龍冕」、「鳳冠」的製作，也有規定。如冕頂有旒，每根旒串珠十二顆，皇帝戴的「龍冕」則規定爲十二旒，而諸侯爲九旒，上大夫爲七旒，下大夫爲五旒。皇后戴的「鳳冠」，規定爲九龍四鳳。雖有規定，但也有例外，如北京故宮博物館現珍藏的一頂「鳳冠」，鳳凰多達十二隻，就是例證。

帽子發展到現代社會，從製作材料到用途都在不斷變化，出現了職別和職業帽。近年來，國際市場上的帽子更是無奇不有。美國產的避雷帽，由金屬編織物製成，可保護人體免遭雷擊；聯邦德國生產的太陽帽，內裝太陽能收音機，既可避太陽，又可收聽優美音樂，該國一研究所竟把手槍裝在頭盔之中，成了一種名副其實的頭盔槍；至於宇航員戴的全能帽，那更具有通訊、呼吸、給食等多種功能。

總而言之，帽子在今天眞是多姿多采，裝飾與實用功能俱備。（夏知、新八九八二二）

收發室

收函刊覆

何兆文　梁保齡
香港人　馬敏思
鍾健　王小明
余健民　蘇鋭
忠實　魯新遠
陳畧　王乃通